

另外，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都称“众多少数民族从北方迁徙进来”。但就我看来，北魏全盛期国家掌握的人口总数据推测不到两千万，而北魏初期的非汉民族总数就已达数百万之众，因此当时的北方民族绝不是“少数”。此外还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非汉族出身者、跨种族混血儿活跃于北朝、隋唐的政治中，因此胡三省称：“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这就说明，那种基于六朝贵族的门望云云对这一时代作出的论述是与实际情况相乖离的。

关于南方的情况，从这种民族的视角进行的讨论一直以来都很少。但从汉民族的形成这一点来看，南方的民族也是个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北方，或者说犹在其之上。

当时在中国南方，非汉民族是占压倒性多数的。在岭南、云南等地区这一状况自是理所当然，但在江南、福建、江西、湖南等后世难以想象的区域内，也都可以看到非汉民族广泛而密集的分布。我在前著中对这个问题已有所考察，本书则着重分析了福建、四川等地的情况。考察的结论是，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南方的统治基本是呈点、线状的，换言之，政府统治只能达到江河沿岸与城市区域而已，对除此以外地区的领土统治还远未实现，这要等到作为本书考察下限唐代之后的宋代才能最终确立。对此，本书主要从新县增置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可以看到，上述区域内新设置的县是占压倒性多数的，而在此之前这类地区都是所谓的蛮荒之地。

澎湃新闻：在当今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内亚传统在隋唐帝国建立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胡族政权不断华夏化的时期，同时也是内亚传统大量涌进华夏的时期，您是如何看这两个看似相反的历史线索？

川本芳昭：一直以来，日本的魏晋南北朝研究都是以与贵族制相关的论点为中心而展开的，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了应重视内亚的动向、将中国史相对化的观点。后者的观点不仅限于魏晋南北朝，毋宁说是在辽、金、元、清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多提倡。我的立场是这两者都不能否认，而将两者加以综合、贯通才是更为重要的。但这不是从一直以来“汉化”、“同化”的观点出发，而应该从新出现的扩大、深化了的“中国化”观点展开考察。对此，我主要在本书第一篇第1章、第4篇第1章中做了论述。

澎湃新闻：在学界对南北朝历史进程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南朝化，认为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的因素逐渐减弱，南朝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逐渐加强，一种是北朝主流说，认为历史的出口在北朝。作为卓有建树的南北朝史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说法？

川本芳昭：所谓南朝化是由唐长孺等人提出的观点。关于南朝对隋唐的影响，陈寅恪也早已有过一些论述。至于隋唐对北朝传统的继承，那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并不否定其中任何一者，而是采取两者都认同的立场。两种因素的融合，经过唐宋变革，怎样产生出了与现代中国直接相承的宋代以后的社会样态？“中国化”又是怎样达成的？处理这些问题才是我的视角所在。

【网络信息】

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关注语言和民族问题

马强：世界民族热点

<https://mp.weixin.qq.com/s/obufSU0Like6GZI6Wrea-g> (2020-4-15)



2020年初，俄罗斯政坛最为热门的话题便是修宪。

3月16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宣布宪法修正案内容符合宪法，将于4月22日进行全民公投。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全民公投的时间推迟。

俄罗斯修改宪法引起了全世界的热议，但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专家学者对宪法修正案的解读都聚焦于俄罗斯总统产生规则的修改，关注普京在2024年以后是否继续参选的问题。实际上，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有很多，其中一部分涉及到语言和民族问题，修改内容如下：

第68条加入以下内容：

1、俄语是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官方语言，俄语是作为俄罗斯联邦平等的各民族构成的多民族联盟的国家形成的民族的语言。

2、各个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官方语言。在国家政权机构、地方自治机构、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中与俄罗斯联邦的官方语言一起使用。

3、俄罗斯联邦保障所有民族保存母语的权利，为母语的学习和发展创造条件。

4、俄罗斯联邦的文化是其多民族的独特遗产。文化由国家维系和保护。

69条加入以下内容：

1、俄罗斯联邦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规范下保障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的权利。

2、国家保护俄罗斯联邦所有民族和民族社团的文化特性，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

3、俄罗斯联邦为生活在国外的侨胞提供支持，保障他们的权利，保护他们的利益，保存全俄罗斯的文化认同。

宪法修正案突出了俄语的地位，认为它是“国家形成的民族”的语言。

修正案也明确提出对各民族母语的保护与发展。同时，宪法保护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的权利、利益和文化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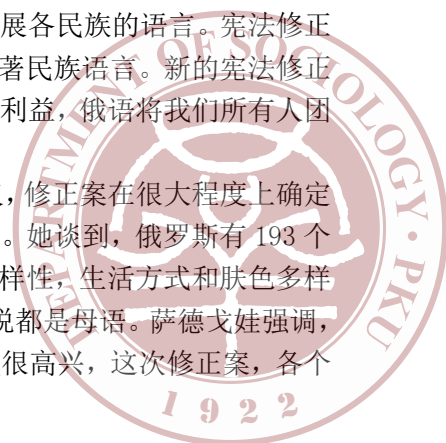
宪法修正案出台以后，俄罗斯国内就语言和民族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俄杜马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扎加洛夫认为，将俄语作为国家形成的民族的语言纳入国家宪法是正确的一步，没有人会否认，俄语团结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这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和各民族交往的语言。人们用俄语创作了一些最伟大的作品，取得了诸多科学发现。多亏了俄语，俄罗斯这个多民族大家庭感觉自己是一个整体。当然，社会上仍有疑问：毕竟我们国家有差不多150种语言，会不会冒犯其他语言？

扎加洛夫谈到，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俄语从来不是被强力植入的。我们国家的所有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可以不受干扰地发展，讲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学校可以学习母语，出版报纸、杂志，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这是我们文化的、民族和公民的认同的一部分。这个认同的基础便是“我们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形成的民族、语言（俄语）将我们国家的所有民族团结起来。这是我们的主流，俄罗斯联邦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传统是平等的，是统一的，这是发展的中心和坚实基础。

俄联邦总统直属民族关系委员会委员、宪法修正案工作组成员、国际切尔克斯人组织主席索赫罗科夫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修正案让国家通过各种措施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语言。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在地方上，谁也不能不保护土著民族语言，并且要发展土著民族语言。新的宪法修正案强调俄罗斯所有民族的团结和平等。宪法修正案反映了所有公民的利益，俄语将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根据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民族文化自治组织主席萨德戈娃的建议，修正案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居住在俄罗斯的各民族学习母语的权利，这些语言他们一直在使用。她谈到，俄罗斯有193个民族，每个民族有很大的可能性保存和学习自己的母语。我们有着多样性，生活方式和肤色多样各异，我们有共同的母语，即官方语言俄语，俄语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母语。萨德戈娃强调，各共和国都能在地方层面上赋予自己共和国的语言以特殊地位。“我很高兴，这次修正案，各个



共和国在将俄语视为官方语言的同时，还可以将自己的母语设立为第二官方语言。宪法修正案显示，我们有统一的语言——俄语，还有保存自己母语的可能性。”

有关民族问题，俄罗斯社会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鞑靼斯坦穆福提萨米古林认为，在宪法中引入“国家形成的民族”概念是不合理的。

作为回应，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谈到：“宪法修正案的第 69 条就是为了保障人口较少的土著民族和所有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俄罗斯的民族共同性的。”

索赫罗科夫也在强调俄罗斯的多民族性，俄罗斯是由多个平等的民族组成的，在修正案中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

演员卡利亚金认为，宪法修正案体现的规范是我们国家的生存原则之一，任何一个民族在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领域都没有受到歧视，相反，我们能一起生活和工作。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原则，即俄罗斯文化是俄罗斯联邦多民族人民的财富。

对于保护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扎加洛夫指出，自 1995 年以来，俄罗斯建立起了系统的保护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的法律框架，超过了 20 多部联邦法律，比如《森林法》《水法》《狩猎法》《自然保护区法》等。

所有这些法律都是保护和支​​持这些民族至今仍在沿袭的独特传统生活方式和生计模式。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02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